

中世纪史学史

〔俄〕叶·阿·科斯敏斯基 著

 商务印书馆

中世纪史学史

〔俄〕叶·阿·科斯敏斯基 著

郭守田 等 译

郭守田、胡敦伟 总校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史学史/(俄罗斯)科斯敏斯基著;郭守田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5693-9

I. ①中… II. ①科…②郭… III. ①史学史—西
欧—中世纪 IV. ①K0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744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世纪史学史

〔俄〕叶·阿·科斯敏斯基 著

郭守田 等 译

郭守田、胡敦伟 总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693-9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5¼

定价: 65.00 元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编者的话	3
绪 论	8
第 一 讲 奥古斯丁的历史观	19
第 二 讲 关于中世纪编年史的评述	30
第 三 讲 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一般特征、修辞学派	47
第 四 讲 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	
政治学派(马基雅维里和圭恰尔迪尼)	71
第 五 讲 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博学派、传记体	99
第 六 讲 法国和英国的人文主义史学	105
第 七 讲 德国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史学	114
第 八 讲 十六世纪的政治学说	135
第 九 讲 十七—十八世纪的博学者	151
第 十 讲 博绪埃的历史观	174
第十一讲 十七世纪的“社会物理学”	183
第十二讲 英国革命时期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197
第十三讲 贝尔、维科	210
第十四讲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史学的一般论述	225
第十五讲 法国启蒙时代的史学	
作为历史学家的伏尔泰	237
第十六讲 法国启蒙时代的史学	
孟德斯鸠与马布利	258

第十七讲	法国启蒙时代的史学	
	卢梭与孔多塞·····	283
第十八讲	英国启蒙时代的史学·····	303
第十九讲	德国启蒙时代的史学	
	启蒙时期史学总论·····	323
第二十讲	尤斯图斯·麦捷尔及西欧史学史中	
	反动浪漫主义流派的产生·····	333
第二十一讲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	
	西欧各国的反动政论作品·····	349
第二十二讲	十九世纪上半期德国的史学	
	法的历史学派·····	369
第二十三讲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史学	
	自由浪漫主义流派史科学中的批判学派·····	397
第二十四讲	十九世纪前半期德国的史学	
	黑格尔的历史观、“老年黑格尔派”和	
	“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	406
第二十五讲	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德国史学	
	利·兰克·····	419
第二十六讲	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德国史学	
	施洛塞尔、齐美尔曼、里特尔的历史地理学派	
	中世纪史料的出版·····	443
第二十七讲	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法国史学	
	圣·西门的历史观	
	奥·梯叶里及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	
	·····	462
第二十八讲	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法国史学	
	弗·基佐、弗·米涅·····	484
第二十九讲	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的史学	

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在中世纪学中的代表人物 茹·米什勒	
保守贵族的思潮·····	509
主要资料 and 主要文献·····	529
后记·····	552

中译本前言

科斯敏斯基院士所著《中世纪史学史》，在苏联国内和国外都受到重视。这不只是因为它能代表一家之言，更主要的还因为它是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所述内容从奥古斯丁起，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十九世纪后半期到十月革命这部分内容，则另有莫斯科大学古特诺娃的续纂本。书中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才有详细的论述，以前的部分没作为本书的重点。

作者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还没牢固建立时，来讲授中世纪史学史的，他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在学术领域内所承担的战斗任务，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当时已有列宁格勒大学瓦因什坦的《中世纪史学史》问世，而作者的开创之功，应该受到尊重。

像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本书也存在些不够完备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应满足于接受别人现成的科学研究成果，尤其要努力深入钻研，使本学科继续得到提高和发展，迅速改变我们的落后面貌，并把它逐渐推进到应有的现代水平。

我们和作者所处的时代、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大不相同。我们是面向世界。从作者逝世（一九五九年）迄今，世界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所接触的西方各种史学流派，也比作者当时要多得多。这就要求我们提高鉴别能力，吸收其中合理的部分，使之为己所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史学史，而不是未经科学检验，就轻率地接受或否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应当成为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书中明显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评价兰克中批判的篇幅过多，反之，对其史学中存在的积极意义却没提到，不免

失之偏颇。“兰克学派在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抽象推理、空疏论证,提倡尊重史实、尊重史料诸方面即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36页,谭英华文)。这对于我们不难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总之,本书不失为一部马克思主义中世纪史学史的奠基之作,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关键在于我们坚持正确对待的态度。

中译本主要由尹曲、陶松云组稿,书中凡未署名的各讲都由我进行过校对。作为定稿人,主观条件不完全具备,由于集体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勉为其难。如果学术上出现错误的话,都不应由其他校译者来负责。

郭守田

一九八五.十.十七于长春

编者的话

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斯敏斯基院士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近四十年之久,已于一九五九年逝世。他这部中世纪史学史教程是初次发表。

叶·阿·科斯敏斯基曾用这部教程为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中世纪史专业的学生授课多年(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略有中断),当时他正领导莫斯科大学的中世纪史教研室。

中世纪史教研室集体主动承担了这一出版任务,以唯一保存下来的叶·阿·科斯敏斯基的演讲速记记录为基础,这份记录稿使他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开始、一九四〇年五月暂时中断的该教程第一次讲座得以再现。

发表的这部教程包括西欧中世纪学的历史,从公元五世纪初(它从研究中世纪史学的鼻祖圣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开始)到十九世纪中叶。不过,作者对于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史学,仅得以用法国和德国的材料来研究。此外,从序言中可以看出,叶·阿·科斯敏斯基在着手讲授这部教程的时候,本打算把中世纪学的历史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他还准备用大量篇幅来批判十九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史学,其中包括俄国的资产阶级中世纪学,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它的最反动流派,他还打算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历史著作和苏联中世纪学的成就加以评述——略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这一领域里的历史。遗憾的是,疾病,接着又是战争,妨碍了叶·阿·科斯敏斯基去完成这一庞大计划。就是在战后的年代里,他也因忙于其他研究,未能认真地继续研究这部教程,甚至连那现成的速记记录下来的部分也未及准备付印。

结果,这部教程在某些章节没有完结,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带有草稿的性质。即使如此,这些讲义作为构建一部概括的、系统的中世纪史学史教程的首批成功尝试之一,对于苏联读者仍不失其重大意义。

叶·阿·科敏斯基是苏联中世纪学界研究中世纪史学史的发起人和热心人之一。除本教程外,后来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史学史的重要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在很多方面对这部未写完的史学史教程作了补充。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叶·阿·科敏斯基对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资产阶级中世纪学尤为注意^①,对当代资产阶级史学的最反动流派进行了锐利的批判^②。同时,他还为年轻的苏联中世纪学做了许多宣传工作。^③

二十五年前,即一九三八年,当叶·阿·科敏斯基着手讲授所发表的这些讲义时,他几乎不得不白手起家,因为当年对史学史几乎没进行过研究,在苏联高等院校里还不曾讲授过这类概括教程。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自建教程,并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为自己的听众彻底而系统地讲述了以往的史学。

在第一次讲授这部教程之后的二十年间,许多中世纪史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使得苏联书籍丰富起来^④。这些专著和论文在某些方面补充了叶·阿·科敏斯基的结论,并使他的定义更准确,有时还对史学史的个别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答。一九四〇年,奥·勒·瓦因什坦的中世纪史学史简明纲要问世^⑤,此书内容写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止。

但是,因为所发表的苏联伟大历史学家的这些讲义在当时具有研究性质和革新性质,所以直到今天仍保留着它们的科学价值和思想教育价值。它们的特点是,对以往的历史学家的精辟分析、鲜明的独特评论与广泛概括相结合。这部教程以马列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对以往史学持批判态度,并将其阶级基础揭露无遗,这部教程并没有把史学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充满了丰富的真实材料,尤以极大的历史可靠性见长,对史学发展中的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划分得一清二楚。叶·阿·科敏

敏斯基从宏观上研究历史科学的历史,不仅以中世纪学为基础,而且多少也以古代世界和近代的史学为基础,而主要是与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发展相联系。在整个教程中,作者对研究方法的发展史(其中包括对史料的评价和处理方法)都给予了注意。

在出版这部教程的时候,莫斯科国立大学中世纪史教研室遵循着要把这部重要著作变成广大历史工作者的共同财产的意愿,教研室集体认为,这部教程是中世纪史学和历史科学的宝贵参考文献,不仅所有的中世纪学学者兼历史学者(其中包括专攻这个领域的大学生)可以使用它,其他专业的历史工作者也可使用它。此外,教研室集体把这次出版工作看作完成编撰一部讲述至今的、完整的马列主义的中世纪史学史教程这一迫切任务的开端,并把在近几年内筹备一部在年代上承接我们发表的这些讲义的、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中世纪学历史的新著,当作自己的责任。

叶·阿·科斯敏斯基这些讲义的付印准备,需要大量的编辑工作。作为此次出版基础的速记记录稿未经作者进行文字加工,仍保留了口头讲授的全部特点。

为使本书具有实践和教学价值并符合当代读者的需要,编委会对讲义进行了文字校正。但是,编辑人的任务不仅是要保留叶·阿·科斯敏斯基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且要保留他素有的风格特点。编者所加的按语和补充,一如惯例,并未放在正文里,而是放在脚注里。

编委会不得不对原文加以删节,其中是因为叶·阿·科斯敏斯基出于教学法上的目的,在每一讲的开头总要很详细地重复前一讲的主要结论,作者对史学某一个流派所做的概括,被分散在某讲的不同部分或分散在不同讲里,在编辑时将它们尽可能地集中在一处,力求避免重复。此外,为减少本书篇幅,在某些情况下把个别与讲义主要内容无关的段落略加删节。因为速记稿中各讲之间的划分不都是依据讲授内容而定,却常常随其讲授日程表而定,编委会为使其与内容相符,将该教程重新划分为若干讲,这样,把速记记录稿的三十四讲编成了二十九

讲,单独地分出一篇绪论。

在编辑时,补充了本教程速记记录稿中所没有的参考资料。对讲义中所提及的历史学家生卒年月,凡正文中没指明的,一律加进去;如果某些历史学家的传记材料在速记记录稿中没有,则放到注释中去。在注释中对历史著作俄文、外文名称和出版年代也加以校对,凡作者在讲义中曾引用过的书籍及引文都作了核查。

编委会对讲义此次出版加了许多解释性和补充性的注释,这是考虑到在叶·阿·科斯敏斯基讲授本教程之后所发表的中世纪史学史的苏联文献,还加了一个简书目(供全教程用的和各单元用的)。

参加编辑叶·阿·科斯敏斯基这本教程的除编委会成员外,还有历史科学硕士勒·姆·布拉金娜和克·诺·塔塔丽诺娃。

参加编参考书目的有在中世纪史教研室就读的研究生、大学生及教研室资料员勒·德·别斯帕里柯和斯·勒·普列什柯娃,后面两位还协助做了讲义付印的技术准备工作。

编委会感谢所有参加教研室的这一重要集体工作的同志们。

弗·阿·柯岗—别伦什坦教授曾提供关于本教程的补充手稿资料,为附印叶·阿·科斯敏斯基的教程,她也曾协助编委会做了讲义付印的准备工作,编委会谨在此致以谢意。

编委会

注 释

①见他的论文:《英国土地史和俄国的历史学派》,载于《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和哲学版,1945年第2卷第3期;《西方中世纪史研究(俄国历史学家文集)》,载于《苏联科学院通讯》,1945年10—11期;《特·诺·格拉诺夫斯基的生平和事迹》,载《莫斯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4期,等。

②例如,见他的论文:《日耳曼种族主义者所描述的中世纪》,载《反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历史伪造》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9年;《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载《历史问题》,1957年,第1期);《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历史哲学》,载《反对伪造历史》论文集,莫斯科,1959年,等。

③例如,论文《苏联中世纪研究的总结》,载于《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

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第5期;《二十五年间的中世纪史研究》,载于《苏联历史科学的二十五年》一书,莫斯科—列宁格勒,1942年版;《苏联历史科学中的西欧封建主义基本问题》,载于《苏联代表团在罗马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年会上的报告》一书,莫斯科,1956年,等。关于叶·阿·科斯敏斯基著作,1956年莫斯科版《中世纪》论文集第8册中他的著作目录有较完备的报道。

④所有这些专著与论文在本教程相当篇章所附书目里被予以指出,书目里还指明近年来出版的苏联学者关于哲学史、政治和经济学说史等概括性的集体著作,以及涉及叶·阿·科斯敏斯基讲义所谈时期的历史思想、社会学思想、发展问题的著作。

⑤见奥·勒·瓦因什坦:《与中世纪开始到当代的历史思想发展有关的中世纪史学史》,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

(白玉译)

绪 论

在开始讲授我初次担任的这门中世纪史学史课程时，我深感这一任务的复杂和所肩负责任的重大。

首先，我想就这门课程的任务和范围说几句话。《中世纪史学史》这门课的名称本身，也许就得稍加解释。史学史，这本身就是历史的撰写过程，当我们言及史学史时，就是指对历史学家们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加以评论。这门课程应从历史的观点上给我们讲清撰写历史的历史，也就是历史科学的发展史。为此，这门课才如此称呼。但是，《史学史》这一名称对我来说是未免过大了，我看还是把这门课程叫作《中世纪史学史》为好，这样稍欠准确，却更习惯一些。

史学史这门课程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问题和政治问题。

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也不敢说能全部解决。我更多只能作一个史学史大纲，而不是一部完美的教程。我把这些讲义当作一部教程初稿，还有待于继续加工。

这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对以前的历史思想体系，首先是资产阶级科学为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作批判的研究。当然，在本教程的许多篇章里，也将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但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科学的历史给予批判的叙述。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史学史是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部门，它总是涂着政治色调，被各种途径或明或暗的办法装扮起来，我们从这门科学中所摄取的宝贵东西，也难免掺杂上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批判地对待史学史的材料，便是对这门课所提出的首要要求。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揭示曾推动以往的历史学家建立各种思想体系之阶级动机。在这方面，马克思

主义的史学史概念与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教程应能揭露某一个历史学家在何等程度上代表资产阶级历史思想某个流派,并从这一观点出发,指出批判他的观点的途径。

每一个时代都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念和对待过去的态度,其中包括对待中世纪这样的时期。这种态度是由时代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总合,首先是由显示这个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因此,不仅政治性的攻击文章和政治理论是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武器,就连历史科学也是。

但是,不应把史学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理解得太简单化了。当然,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统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它的内部也在进行着一定的斗争。其中,在资产阶级时代,一方面应考虑到封建主义的残余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考虑到中间阶层,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影响,还应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出现,无产阶级已创立了自己新的革命思想体系,还应考虑到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适应自己目的而阉割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企图。总之,我们面临着意识形态影响的复杂局面,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此外,不应认为阶级斗争只在历史科学中反映得最清晰、最明显,其实它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社会学领域或哲学领域里表现得更为完全。时代的伟大斗争,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脑海里经常被反映得变了样。因此我们不应脱离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总思潮去研究史学史,纯粹的史学史是对某些历史学家的著作加以评论,如果我们不将它与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总思潮联系起来,对于批判的方法来说,既得不到什么圆满结果,也得不到足够的材料。当然,当我们谈及中世纪史学史又把它与该时代的社会思想总发展联系起来时,就不可能只恪守在中世纪学的范围之内^①。显然,能完整地标志某时代史学史特点的那些最重要流派,不仅在中世纪学学者的著作中,而且在古代史和近代史专家的著作中也反映出来。所以,我想预先申明:在这部教程中,中世

纪史学史不能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史学史毫无联系。再者,我主要还得涉及所研究的一些历史学家的共同观点,他们对整个历史(其中包括对中世纪)的观点;还将涉及他们著作的方法,但是,如果它们与共同问题直接无关,我也未必能研究这些专门问题。这里,我也不想把诸如中世纪庄园史或中世纪城市史,或英国革命史,或尼德兰革命史等专题纳入史学史,因为这都是专题课的任务。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本教程所面临的批判任务和论战任务,特别是那些距当代愈近便愈复杂化了的任务。史学史教程应对每一个历史学家、每一个历史学派给予评价;它应坚决揭露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局限性,揭露资产阶级观念的矛盾,内在的谎言和经常而且公然的无良心。最后,它应指出历史科学中一切最反动的歪曲的赤裸裸的丑行。教程不仅应教会我们从资产阶级科学中摄取所能提供的宝贵东西,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教会我们去其糟粕,揭露蓄有敌意的东西。我们愈往下讲,与敌人打交道的机会便愈多。

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资产阶级史学史一笔勾销而不顾及它的成就,那当然是件蠢事和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史学史的阶级内容和政治思想内容,这仅仅是历史科学的历史的一个方面而已,尽管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过,史学史不是只对社会斗争作或多或少的适当反映或纯粹的政论。它同时还有一定的研究方法,依据一定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客观地认识以往,尽管它常常浑似反科学的政论,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会失去自己的价值。对我们来说,更宝贵而重要的是要扩大史学史所引用事实的范围,使方法精益求精,使研究技术发展。这就是可以向前辈历史学家学习的东西。

我应该指出,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史的著名代表人物、学者(他们也不愧学者之称)尽管有方法论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但还是使历史研究方法得到改进,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材料基础,积累了新的事实。史学史中的这一方面我们不应忽略。史学史永远是时代的社会思想的反映,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一下,与史学史平行发展的同时,历史工作方法

是怎样精益求精的,历史研究更精确的方法是怎样被采用的,便于研究的史料领域是怎样扩大的,新的材料是如何吸收来的,怎样开始从新的观点来研究史料的。对史料的批判态度随着历史科学发展的程度而加强。新的研究方法(如统计法和分区法等等)被采用了。同时,在研究技术(历史研究的方法)的发展方面,我们不仅要指出它的上升时,还得指出下降时,直到当今它在某些资产阶级国家里(那里的文化正在法西斯主义的土壤上腐朽^②)完全蜕化的背景。我们见到,每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要回避不利的问题或为自己的目的而寻求歪曲答案时,他们忘记正确研究方法是何等屡见不鲜。

我们还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研究的技术和研究方法论这两个方面往往分道扬镳,这一分歧有时造成科学中悲惨的、啼笑皆非的状况。

因此,研究历史的史料学基础的扩大过程,完善史料的评定方法和完善研究方法也是我们这门史学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任务之一。

历史科学的历史较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里,在评价每一单独历史家的或每一单独的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我们常常还得完成新的工作。

还必须说明一点,研究如史学史这样的问题,按照某一时代的大历史学家们的指导线索来行事,总是容易多了。但是,这种方法往往不能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完整的图景。大历史学家在最显著地反映整个某一时代的社会思想状况上,并不总“高人一等”,就是说那些具体研究、科学方法的制定,积累史实等工作也不只是由大历史学家们包办的,而往往是以小规模学者们集体工作的形式来完成的。在一个时代的历史杂志和历史论文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往往绝不是在某一大作家的著作中反映得最清晰。我们这门课讲得离现代愈近,我们便愈多地从许多史学流派的气氛中,从期刊和争论中而不是从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察觉到历史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向。